

扫描二维码下载“掌上宝鸡”，  
查看更多精彩！

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

## 名家

MING JIA

## 春天

◎祁念曾



祁念曾：曾长期在宝鸡学习、工作，现居深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春天的歌》《站立的河流》等。《祁念曾诗文集》荣获首届中华之魂文学作品一等奖，被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誉为“时代的歌者”。诗作入选语文教材。

## 春花

阴沉沉，北风还在长空驰骋，白皑皑，冰雪还禁锢着大地，啊，迎春花，你开了——  
笑咪咪挺立在寒风里。  
金灿灿，挂在山崖，立在沟底；亮闪闪，染绿田野，映蓝小溪。寒风在你的笑声中狼狈逃窜，冰雪也化成了滋润万物的春泥。

## 春雨

哗哗哗哗，沙沙沙沙，春风在吹，春雨在下……  
天上哪一位多情的仙女，把银河的玉液轻轻挥洒？  
大地呼叫：春天来啦！春天来啦！  
种子欢唱：快快发芽！快快发芽！  
小树吐绿：快快长大！快快长大！  
蓓蕾含苞：快快开花！快快开花！

## 春草

这是你吗？当年枯黄的小草！  
一夜春风早已改变了容貌——  
拱破土层探出纤细的身腰，  
缕缕鹅黄迎着朝阳微笑……  
告别了长夜漫漫的寒冬，  
你的生命竟是如此活跃。  
春光里，谁不拼命地成长？  
哪怕是当年一棵枯黄的小草。

## 春水

冰化了，浪花跳跃，浪涛奔腾，  
雪消了，春水欢唱，春潮汹涌，  
冲出峡谷，穿越高峰，  
流过平原，绕过树丛……  
日夜喧嚣着向大海奔去，  
给人间带来了多少金色的梦——  
老人的笑语，孩子的歌声，  
小伙的理想，姑娘的爱情……



陈仓诗会

去西北旅游，路过宝鸡，本只是为寻访战友叙旧，不料却被北首岭遗址所吸引，便兴致勃勃地去参观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，但仍记忆犹新。

宝鸡位于陕西关中西部，古称陈仓，是“人祖爷”伏羲氏族东迁的第一站，荣氏《开山图注》上说：“伏羲生成纪（即甘肃天水），徙治陈仓。”宝鸡还有许多值得一说的地方，《水经注》有载：“具有陈仓山，山上有陈宝鸡鸣祠。”所谓陈宝，便是秦文公游猎陈仓得宝石，“其色如肝，归而宝祠之”。关于鸡鸣，史书载：“暉暉声若雷，野鸡皆鸣，故曰鸡鸣神。”我猜想，宝鸡的地名是否也缘于此？公元前206年，刘邦曾用韩信之计，在陈仓袭击雍王章邯。三国时，诸葛亮亮大军在陈仓围攻魏明帝手下将军郝昭，结果“亮不利而返”。这里地势险要，有诸葛亮《与兄瑾书》为证：“山崖绝险，溪水纵横，难用行军。昔逻侯往来，要道通人。今使前军斫治此道，以向陈仓。”所以宝鸡是天生的军事重镇，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。

当代的宝鸡则是宝成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会处，古今都是我国北方入蜀和通向西南的门户，是新亚欧大陆桥上重要的物资集散地。宝鸡沿着渭河两岸东西横向发展，又沿北岸的金陵河和南岸的清姜河南北纵向发展，北首岭遗址就在渭河支流金陵河西侧。宝鸡市中心有个挺别致的火车站，站前几个广场呈

阳春三月，花开遍地，徜徉春风中，品味随季节出彩更新的无边风景，目之所及，到处皆是看花人。

原野上，水之涓，人们同花相亲、伴花私语、与花合影，总是为愉悦心情。我在赏花悦目之间思索着花事与人事、花生与人生。

金黄的迎春花细细碎碎地甩出长鞭，鲜红的春梅、雪白的梨花、绯红的杏花、粉红的桃花乃至各色月季、玫瑰、芍药、牡丹，你不让我、我不让你地次第开放，花朵有大有小，花香有浓有淡，姿色有娇媚有朴素，都展示着自然的风韵和生命的丽质。

花儿怡然自乐，大而不弃其小，小而不美其大，香浓者不匿香轻，香轻者不妒香浓，色艳丽者不恶质朴，色质朴者无恼艳丽，无是无非，和谐相处。所谓争奇斗艳、相得益彰只是人极其主观的想象，花从未想过超过谁、比谁谁，它只是按自己的生存规律按部就班地生长着，不悲不喜，无忧无虑。

和花在一起，我不会有心理压力。我知道花不会因我的相貌丑陋奸嫌、妆容光鲜丑陋、地位尊贵卑微而将我分为三六九等的某一层级，不给我笑脸或不让我闻香。花对所有的人——不论达官显贵还是市井百姓贩夫走卒乃至乞丐，不论耄耋寿星还是青春少年乃至垂髫稚童，都会笑脸迎送，风来时它点点头，风去时它招手，无风时它自然肃立、平和翘望，不娇揉造

## 遥远的北首岭

◎蔡庆生

梯形相叠，登高望远，绿树掩映亭台池桥，有一种独特的结构美。

1998年夏季的一天，多次打问得知附近有公交车可达北首岭，可弯来绕去总是找不到车站。不得已，只好拦住一位推自行车的中年女人，询问去北首岭的路线。她热情相邀：“随我来吧！”我不好意思了：“你有车子，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就行了。”她详细指点如何穿街过巷之后，又回忆说：“我小时在北首岭遗址所在的龙泉中学读书，那时这个遗址刚刚发现，还是几个黑乎乎的山洞，我们都进去看了！”她的直观感受，使我们执意寻访的好奇心更强烈。

我们继续沿大街走了一程，来到引渭渠岸上，一路房舍盖满山坡，我想：古人若也是如此沿山居住，当然就不怕渭河发洪水了。找到龙泉中学时，已近黄昏，我担心博物馆不会再接待客人了，于是，在学校传达室，我谦和地问一位门卫：“北首岭遗址在这里吗？”对方点头之际，门外来了一辆自行车，车上一个年轻人主动应声：“你们进来吧！”说着，他推着自行车和我们一起走。来到学校后院，我们看见了门额上有“北首岭遗址”字样的大门，四周绿树成行。进了门，他叫来一名博物馆工作人员，交代了几句才离开。博物馆工作人员专为我和我老伴打开了展厅的门，并陪同参观讲解，其态度之热情和知识之渊博令人起敬。

当时的北首岭遗址十分简陋，

只有数间仓库般展室，陈列着墓葬和居室。半埋土中的大陶罐，是一种叫彩陶的制品，比黑陶产生早，里面装着婴儿骨骼。双人墓葬的骨架，有些分辨得出不是夫妻，是母子或同性，明显有母系氏族遗风。博物馆工作人员讲道：“北首岭遗址的发现，比西安半坡遗址晚了几年，但出土的文物比那里却早。这里已发现房屋遗址50座、墓葬451座、文物6000余件，为研究我国仰韶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，足可证明宝鸡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繁衍生息地之一。”

这番话引起我一个疑问：“宝鸡地处干旱的黄土高原西部，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地方居住？”

工作人员摇摇头说：“古时候这里可不像现在，三千年前，黄河流域同现今的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湿润，再加上黄土质地均一，疏松多孔，便于耕耘又利于农作物生长，对原始农业发展极为有利。（《周礼·职方考》载，宝鸡附近在远古曾有一片叫‘弦蒲’的泽藪（就是湖泊）《水经注》中称为‘弦蒲藪’，可见这里曾是水乡泽国。我国六大古都中的西安、洛阳、开封，便都在宝鸡东去的黄河中下游地带，著名的‘蓝田猿人’在五六十万年前也就生活在渭河下游两岸，所以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！”

在我的旅游经历中，还未曾有过不卖门票又有人如此热情耐心介绍的名胜景点。告别北首岭，回眸



蔡庆生：1935年生，浙江台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台州文联副主席、台州作协主席。有诗作入选《诗选1949—1979》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《中国新诗总系》等。作品获志愿军文学创作一等奖、浙江省作协优秀文学作品奖。

高楼林立，耳浴市声喧哗，我猛然惊喜地发现，曾经有过的，竟然都消失了吗？不，它们还存在着，留在了今日的辉煌中！

## 阅花悦花春风中

◎白来勤

作、不恹恹作态。你细细观品、真诚赞美，它不矜持、不眉飞色舞、不骄不做；你无心多看、出言贬损，它不懊不恼、无怨无悔。

## 二

蝴蝶在花间飞舞，展示着美丽的翅膀；蜜蜂在花间辛勤劳作，准备酿造生活的甜蜜。

花与花发生关系都是被动接受的，没有听说过此花追求彼花被接受或被拒绝的，它们的“传经送宝”授粉传宗接代是由蜂蝶鸟雀和风无意中帮助完成的，碰见身强体健的基因不喜，碰见歪瓜裂枣缺心眼肺的基因不悲，没有奢望，只有本能，无声无息地传递着自己的生命信息，野生的花草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

花与人发生关系时也一样是被动的。花从来不会主动追随人，要求人为自己做什么，而人却往往对花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或嫌其色不正、或厌其香不浓、或恶其枝太直、或恨其花期短、或恼其华而不实甚或实而不佳……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人们便对花的母体——植物进行着看似有情实则无情的人工选择，粗暴地给它们配对“乱点鸳鸯谱”，强制其增色、配重、屈枝、疏叶、壮果、矮化，甚至以极其“变态”的心理对它们进行整容、变性、绝

育、变异、转基因、反季节，强迫花儿按人类的意志“病态”生长或畸形发展，供自己把玩。

## 三

风雨摧花花何苦，落红去难留。为了保护自身的清白，有些花也随身带着刺儿，但毕竟抵挡不住人类好奇的脚步和有情的“咸猪手”。人类在不遗余力地摧残原生花木的同时，还不忘给花戴高帽子点眼药水实施“精神贿赂”，编造各种花语、给花赋予各种美好的寓意，人类还以自己的好恶、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花草分为香花毒草良莠品类，为花木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。

对于这一切，花儿并不认可也不领情，因为并不是花儿想如何如何，而是植物本身有自己的开花季节、散香规律、色泽的基因，人工虽可对其施以影响，却不能彻底改变其习性。估计所谓的专家们早已将对花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”及“故土难离”的古训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## 四

有副楹联曰：“茶亦醉人何必酒，书能香我无须花。”对于上联我基本是认可的，对于下联却不敢苟同。因为读书不仅仅是要读有字之书，还要读无字之书，包括读社会、读人、读自然景观、读花草草这些蕴含诸多哲理和能给人心智启迪的无字大书，这会比有字之书的香气更为芬芳且接地气，尤其是读书人用心用情地“拈花惹草”，那绝对是一种高雅的品味，远不是一些人所贬损的“玩物丧志”那般低级趣味——因为，阅花悦花春风中，花我相看两不厌。